花火

蓝色伤痕文学系列 02

北极星下落不明

Falling

短发夏天／著

那些下落不明的青春秘密，就让北极星悄悄告诉你。

春风文艺出版社

北极星下落不明

Falling

【蓝色伤痕文学系列02】

短发夏天/著

那些下落不明的青春秘密，
就让北极星悄悄告诉你。

春风文艺出版社

© 短发夏天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极星下落不明／短发夏天著．—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313-3561-0

Ⅰ．北… Ⅱ．短…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8569 号

北极星下落不明

责任编辑 杨学会 肖云峰
责任校对 范丽颖
装帧设计 虫 子
封面绘制 青蛙咔嚓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特约编辑 王 静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561-0 定价：16.80 元

常年法律顾问：陈光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731-88282222

这个女孩总会发光

方悄悄（雪漫机构资深编辑，担任饶雪漫多本图书制作的责任编辑，像《左耳》《沙漏》等，也是《最女生》的执行编辑。）

我认识短发夏天是因为饶雪漫，那时候，她还在给《雪漫》杂志写稿，还接受了雪漫的采访，题目我记得好清楚，是《因为信任，所以很乖》。

我觉得她是个很特别的女孩子，不害怕辍学，不害怕不稳定的收入，还很转地想买一辆很大的吉普车去沙漠流浪。

据说那时候还有一个故事，因为短发家庭的关系，一个有钱人想收养她，供她继续上学。短发去和人家见面的时

候，故意穿得很另类，说话也大大咧咧净找人家不爱听的说，结果这事当然不了了之。

我想这样才符合事情的逻辑，像短发这么桀骜的女孩子，万万不会接受寄人篱下的命运。不可能被收养，不可能被招安，她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追寻着她想要的自由。

后来，我还会一直看短发的博客，看她到过很多城市，北京，上海，厦门……这种飘荡的生活，是别的同龄女孩不能想象的，为了养活自己，她除了不断写稿，还在饭店打工，站得腰酸背疼，却还会给自己买昂贵的香水。

她永远生活得如此肆意，像花朵不断开放，每一季都有不同颜色。

《北极星下落不明》这本小说，已经不是短发第一次出书，很久以前，她就在饶雪漫旗下的“裙摆摇摇”组合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游乐场》。那时的四个作者里，短发是最不乖的一个，也是最张扬的一个。从她文集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吧，世界在她眼里就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她是一个爱玩的孩子，喜欢摩天轮的刺激。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和短发联系。是因为《最女生》杂志，我又开始找到短发约稿。这一次，她的稿件让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大吃一惊。记忆中那个尖锐中带点青涩的孩子完全变了。我看到的稿件《相爱之年》和《你正百无聊赖我正美丽》，写得仍然那么自由而张扬，但更多了一份洞察的味道，写尽了残酷的她，笔下忽然多了一份温柔，对那些形形色色的人，对那些伤害的痕迹，她用文字，写下了自己的原谅。

就像这次接到花火工作室的编辑给我的《北极星下落不明》这本书，让我吃惊的是，她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离家出走，倔犟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了，她成长在路上，懂得了感恩和宽容——在女主角蔻丹终于明白了男生蓝正恩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因为爱而已，她决定陪伴这个男生一直到老，虽然她曾经埋怨过正恩做过那么多错误的事情。可是张爱玲不是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那是互相懂得的爱，不再像《游乐场》里的塞娜对爱那么横冲直撞，也不再像《想好好爱一个人》里的许念九一样爱得任性和冗长。《北极星下落不明》里的蔻丹是已经长大成熟了，变成聪明的女生，懂得分辨爱和喜欢，懂得原谅和疼惜。这是从《游乐场》《想好好爱一个人》到这次的《北极星下落不明》的成长，也让我看到了短发夏天本人的成长。那是这些年来世事和岁月的沉淀。

所以我不得不承认，写作是一件需要天分的事，不需要科班出身，更不需要所谓的作家培训班，短发就是凭借天分写作的女孩，更重要的是，她的进步太快，让那些等着看她才尽的人大跌眼镜。

我猜想，多多少少，短发这些年四处飘荡时经过的事和人，都在她的文字里留下了痕迹。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曾经被伤害，曾经为了求而不得的人和事而流泪。我在想，她在厦门的那些日子，是不是曾经听着大海整夜不息的涛声，暗自决心，自己的未来要像这片海一样声势浩大，一样宽广温柔，歌唱不停。

我想她终究还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她在不断地汇集着生命的能量，然后发光。

她的光芒，终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

目　录 contents

这个女孩总会发光

……【001】……

Preface　**楔子**

……【001】……

Part one　**童年往事·母亲**

……【003】……

你经过我身旁

像鹿穿过花岗

风吹开一枝扶桑

春意那么凉

Part two　**瑶光岁月·廖德伟**

……【052】……

耶和华有点忙

维纳斯被遗忘

我的球鞋有点脏

你口袋掉出一颗糖

Part three　白云苍狗·正恩

……【105】……

我已忍不住怀想
留有你倒影的墙
我已忍不住妄想
你微笑时的明亮

Part four　情深不寿·救赎

……【149】……

在开始之前慌张收进行囊
在结束之前温暖已被珍藏
在清醒之前快乐有点昂扬
在沉醉之前寂寞正在流放
啦啦啦……
你是谁的瑶光

Part five　每到红时便成灰·你是我的瑶光

……【198】……

在所有不被想起的快乐里
我最想念你
在所有物是人非的景色里
我最喜欢你

后记——这个冬天不冷

……【229】……

青藤之凉（试读篇）

……【231】……

Preface　楔子

许多年后的某一天，我再次见到正恩。

那是夏日，太阳炙烤着大地，空气中有树叶烧焦的味道和轻微的汗味。街道上尽是过马路的人群，忽然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蔻丹，蔻丹。"

极其细小的声音，宛如玻璃碎片一般，轻盈而透明。我回过头，在凌乱的身影之中看到正恩，他依旧是十岁时的模样，穿着绸缎的白衬衣，背带短裤，精致的面孔，细软的头发。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好看的小孩，那一双眼睛犹如晴朗的夜晚，瞳孔无比漆黑如布满了碎钻一般的星辰。

我走到他面前，蹲下来，静静看着他。

"姐姐。"他轻轻叫我，声音小小的。

我将手伸过去抚摸他的脸，他的皮肤细嫩冰凉，仿佛稍微用力一些就会碎裂一般。他望着我问："我已经死了

吗？”

我点头：“是。”

“那我会消失吗？”

“会的。”

“那么姐姐，你会记得我吗？”他凑近我，睁大湿润的眼睛凝视我。

我已经哽咽，好久后用力地点点头。他像是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咯咯笑了起来。然后他退后几步，将两手背到身后，轻轻说：“姐姐，我还是喜欢你。”

说着，他转身向远处跑去，身影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淡，人们从他的身体中穿过，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他对我笑，眼睛眯成一条线，乌黑浓密的睫毛盖住瞳孔，嘴角扬成一个很好看的弧度。

然后他便不见了。

我站起身，有片刻的眩晕。绿灯再次转红，车鸣声刺耳。我恍惚地退回到路边，盯着不断经过的车辆发呆。日光之下并无新鲜事，没有人发现这小小的人儿来过，亦无人看到他离开。

然而这样的时刻，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此刻这世上，不会有人比我更想念正恩，用筋骨与血肉咀嚼他的每一根头发与细胞，不断地不断地回忆与反刍，刻骨铭心地爱着与疼着。我想我大概再也没有机会忘记这个人，这一幕。唯有不忘，才能永生。

正恩，我用这种方式怀念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Part one
童年往事·母亲

你经过我身旁
像鹿穿过花岗
风吹开一枝扶桑
春意那么凉

Chapter I

少年时，我与母亲独自住在碧水街的一幢大宅内。碧水街是一条老街，在市区外的小镇上，房子一律独门独户，各家拥有一个小小庭院。墙是暗红色砖墙，蔷薇花枝缓缓垂下，远处是西斜落日。

我们那一片花园整日荒废着，唯一繁盛的植物是一棵年岁已老的槐树。春末，树开满粉红或乳白色的花，有风吹过便纷纷落下，十分美丽。

那种不起眼的槐花有着极清淡的香气，并且可以拿来做食物。陈姨每每捡起收起来，在煮粥或泡茶的时候丢几片进去，味道便翻一大番，回味悠长。

陈姨是家中保姆，已步入中年。她是一位非常慈祥可爱的阿姨，待我与母亲都像自己的亲人。她服侍母亲一家整整一生，看着母亲长大，离开，然后带着我回来。

“你母亲小时候与你一样，非常漂亮，但她比你活泼许多，很爱笑，爱唱歌，家里一有客人来就主动表演舞蹈，赶她走她都不肯走。”陈姨常常这样说。

我却想象不出来，印象中的母亲实在无法同活泼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她并不爱讲话，神情也总是淡得不易察觉。当然，她很美丽，然而并不容易亲近。有时我将自己画的画拿去给她看，渴望得到她几句夸奖，但她总是看一眼便走，回卧室洗澡，然后换上裙子出来在客厅听唱片。

家中有那种极旧的唱片机，靠一根小磁针摩擦唱片发声。她听的大多是老歌，邓丽君的歌，周旋的歌，并且，她还听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西洋音乐。平时若不工作，她可以在窗前那张旧椅上坐一整天，动也不动一下，像是睡着了一般。但走近来看，眼睛却是睁开的，目光忽然欢喜忽然哀

愁，像是在回忆往事。

会是怎样的往事呢？我不知道，她亦不会讲起。

但她对我很好，每到换季便去市区购物，买最新款的服装，好看的款式各色拿一件。我年年都长高一点，旧的衣服隔一年就变小，只能作废，然而她毫不在乎，结账的时候从包中拿出一张精巧的卡片，刷一下，签一个名便可离开。那张卡似是万能，我们所有的家用都靠它，漂亮的衣服、精致的糕点、珠宝首饰……然而钱从哪里来，我不得而知。

她十八岁那一年去英国念书，不久外公去世，她便带着我回来。遗产是这幢大宅以及数额不小的存款，母亲用它开了一间小小的画廊。画廊在市区的一处静地，只有六十多平米，墙上挂满各种油画，中间却空荡荡。那几十幅画十年如一日地挂在墙上，没有卖出去一幅，但她丝毫不介意，任由它们摆在那里，隔一段时间扫扫上面的灰尘。

我没有父亲。

没有父亲的人有许多，离异、天灾人祸，单亲的小孩并不只有我一个，大家早已司空见惯。

但我从头至尾，都没有过父亲。他是谁？长什么样？为什么没有同我们在一起？我全然不知。

小时候在书上读到“父亲”这个词，跑去问陈姨我父亲是谁，她立刻捂住我的嘴巴，压低了声音对我讲：“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听你母亲提到过他。但你千万不要去问她，她会生气的。”

我没有见过母亲生气，她像是不会生气的那种人。

但是我始终怕她。

那种怕，是儿童特有的心理，见到相貌丑陋的动物会怕，见到陌生的人也会怕。我怕母亲，大概是因为我们之间

存在的距离，即使住在同一个房间，每天见面，却几乎没有沟通与接触。她既不会亲昵地唤我，也不会给我拥抱。有时候她突然转过头来注视我，眼神怪异，像是发呆，又像是随时都会跳起来将我扔出去。我呆呆立在那里，身体会轻微地颤抖起来。

“蔻丹。”她叫我的名字，就像念一首诗一般，然后再转过头去，不再说话。

她是个怪人。

也是个美人。

乌黑的长发，浓眉大眼，皮肤白得如同凝脂，却没有光泽。她喜欢红色。红裙。红鞋子。红嘴唇。她脖子间有一根细细的红绳，底下吊着一块玉佩。环形的玉，靠皮肤的那一面被磨得光亮，没有任何花纹，没有刻痕，普通得找不到词来形容。但那块玉佩从未离开过她的身，她不给它注视与抚摩，待它如待我，似乎可有可无，却又不分离。

五岁那一年，她请来了老师来家中教我念书写字，大宅的窗户被蔷薇枝叶盖住，光线十分不好，我们便在院子里念书。时光十分寂静，树枝上停着几只鸟，天空蓝而清澈，仿佛用手指一戳就能碎掉一般。我跟着老师念古诗：“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傍晚时夕阳将天边的云烧起来，金色的光照耀着大地。院子外开始有各种声音。汽车驶过的声音。走路的声音。小孩子放学回家，一路笑嘻嘻地打闹着的声音。我站在铁门内看着那些小孩子，他们都是与我一样大的孩子，穿着相同的衣服，背书包，戴一顶帽子，活力十足。

我问母亲：“为什么我不能去学校念书？”

她转过头看我，问：“你想去吗？”

我点点头，她便笑一下，闭上眼睛轻轻说：“时候到了会送你去的。”

什么是“时候到了”，没有人告诉我，我亦不会问，因为她从来不会回答我的问题。

童年时我过得很孤单，唯一的朋友是陈姨的儿子子甄，他比我大两岁，据说成绩非常好。有时他会来找我，同我一起在院子里看书画画，我问起他学校里的生活，他淡淡地说：“就是很多人一起学习，也没有什么意思。”

“很多人一起不是很热闹吗？”

“很吵的。”他说，“而且，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跟你成为朋友。”

我再问：“那么你有朋友吗？”

他笑着摇摇头，然后说：“蔻丹，只有你同你母亲不嫌弃我穷。”

他很懂事，有时会帮母亲分担工作。其实家中并无太繁重的事情要做，一天三顿饭，擦擦洗洗，都有最先进的机器，按一下按钮就完成一切，但他仍然会抢着按那个按钮。

母亲似乎很喜欢他，常常留他一起吃饭，文具用品也是一式两份，我与子甄对半分。子甄并不像其他的男孩子一般调皮，他瘦瘦小小的，表情恬淡，不爱讲话。

他去上课的时候我无事可做，只好闷在书房里看书。二楼向阳的那一间屋子摆满各种书籍，是外公留下来的，我坐在椅子上一本接一本地看，遇到不懂的字和词就去问老师。书中有一个大的世界，各种有趣的人与故事，我虽不完全懂，却心中充满向往。

没有人知道，我的童年有多寂寞。

然而我终究还是一天天地长大，时光像是被拉长的线，

漫长而脆弱。那些蓝色的天空，在云朵流动的年月里转眼化作烟尘，所有一切倏忽走远。十二岁那一年我已经长得很高，不再穿散开的裙子和圆头皮鞋，脸颊慢慢圆润，胸部开始饱满。有时我对着镜子发呆，在其中寻找母亲的眉眼。鹅蛋脸，明亮的双眼，线条柔和的嘴唇。生命是太过奇妙的事情，一个人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似是而非的面容，那么命运呢？是否也会继续延续下去？

我思考着诸如此类的问题，与此同时，母亲开始晚归。

有时是深夜，有时是凌晨，她哼着歌，轻手轻脚地开门进来，将钥匙扔在一边，脱掉鞋子光着脚在地毯上跳舞。

我将门开了一条小缝偷偷看她，她仿佛非常快乐，表情愉悦，双颊绯红，像十几岁的少女一般。半晌她看到了我，便向我招手："蔻丹，你下来。"

我穿着睡裙走下去，她将我拉至面前，认真地问："你说，我结婚好不好？"

我怔住，好久后才问："同谁？"

"一个很好的人。"她说着，站起来，在房间内转一个圈圈，再停下来看着我问，"你不是一直想要个父亲的吗？"

我睁大眼睛："你是说，他是我父亲？"

"你觉得是就是！"她说完，突然呵呵地笑了起来，像个小孩一样，停也停不住。我惊讶地望着她，她却已经上楼了，用力地关上了门。我恍惚片刻，她喝醉了，因此才会说这么多的话。

然而我父亲到底是谁呢？我不是没有幻想过的。他会不会很英俊？会不会很亲切？

他留哪一种发型，穿什么牌子的衣服？是否能抽出空陪我看书，在我睡觉前念童话给我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